

目 录

代序.....	1
前言.....	1

第一编 50年代前后的台湾小说主潮

第一章 导论 :省内外作家的乡愁小说	1
第二章 代表性作家.....	8
第一节 从城南走来的女作家 林海音	8
(一)她从城南走来	8
(二)乡愁文学的奇葩	
——《城南旧事》	11
(三)小说《爸爸的花儿落了》被改动的是与非	22
(四)林海音的女性题材写作	27
第二节 “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钟理和	36
(一)“同姓之婚”的磨难人生	36
(二)具有自传色彩的婚恋小说	39

第二编 60年代前后的台湾小说主潮

第一章 导论 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	46
(一)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	46
(二)现代派文学鼎盛的原因	49
(三)现代派的小说家	53
(四)台湾现代主义创作的基本特征	54
(五)评价(历史地位)	58
第二章 代表性作家	62
第一节 聂华苓的小说创作	62
(一)漂泊的人生历程	62
(二)“失根”的小人物的悲喜剧 ——论聂华苓的短篇小说	68
(三)成名作 ——《失去的金铃子》的美学意蕴	75
(四)“浪子的悲歌” ——论长篇代表作《桑青与桃红》	84
第二节 放逐者之歌 ——於梨华及其留学生文学	112
(一)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历程	112
(二)於梨华作品的题材构成与艺术特色	116
(三)“无根、寻根、归根” ——於梨华小说的主题蕴涵	119
(四)经典作品分析	126

	(五)於梨华小说研究的现实意义	134
第三节	台湾小说的杰出作家 :白先勇	135
	(一)将门出“才子”	135
	(二)短篇小说的奇才	139
	(三)瑰丽的艺术世界	154
	(四)“孽子”的哀歌	185
	(五)菡萏临水 ——试论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	199
	(六)研悲情为金粉的丹青妙手 ——论白先勇小说中对色彩的运用	209
第四节	“文学怪杰” :七等生	219
	(一)七等生其人	219
	(二)七等生的小说世界	224
第五节	人性的隐秘花园 ——欧阳子的心理小说	239
	(一)生平与创作概述	239
	(二)欧阳子的心理小说	241
	(三)关于欧阳子小说的争议	248
	(四)欧阳子的艺术贡献	253
第六节	“文革小说”的书写者 :陈若曦	256
	(一)生平简要	256
	(二)文学创作三阶段	257
	(三)鲜明的艺术特色	272
第七节	彻底反叛传统的王文兴.....	275
	(一)王文兴的基本文学观	275
	(二)短篇小说创作	277
	(三)长篇代表作《家变》.....	280

第八节 “黑森林”中的“盲猎” ——论丛麇的小说	284
-----------------------------------	-----

第三编 70年代前后的台湾小说主潮

第一章 导论：乡土文学的勃兴	289
(一)乡土文学论争	289
(二)走向兴旺的乡土小说创作	295
第二章 代表性作家	303
第一节 大河小说作家：钟肇政	303
(一)生平与创作	303
(二)长篇小说《台湾人三部曲》	309
(三)钟肇政小说的艺术风格	315
第二节 “夜行”“山路”的陈映真	322
(一)生平概要	322
(二)曲折的创作道路	323
(三)陈映真小说的主题意蕴及艺术个性	330
第三节 “受屈辱一群”的代言人：黄春明	351
(一)概述	351
(二)乡土关怀小说	355
(三)都市批判小说	362
第四节 用喜剧形式写悲剧的作家：王禎和	369
(一)艰辛的文学旅程	369
(二)小说代表作——《嫁妆一牛车》	373
(三)王禎和的艺术个性	376

第五节 “小说界的一颗新星”宋泽莱	377
(一)创作简介	377
(二)台湾农村题材小说	379
(三)多方面的艺术尝试	387

后 记.....	390
----------	-----

代 序

海峡两岸文化同宗同源,台湾当代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多见诸报端,但总体上说还比较零散,不够系统。张云霞同志的《乡土与现代——台湾当代小说导论》一书立足于文学史的高度,抓住台湾当代小说发展中最有特色的三十年,对台湾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小说发展主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该书在体例上采取以史为经、以重要作家为纬的结构体式,纵横交织,以纬显经。具体说来,就是在对台湾小说的把握上,将台湾小说置于全球化语境的大背景中进行全面深入的描述,这部分内容通过每编的第一章“导论”来体现,使读者对本时期台湾小说的概貌、主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在微观方面,又对每时期出现的重要作家,每位作家的创作题材、叙事谋略、艺术个性以及经典作品进行比较深入的诠释和探讨。这种史论与专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该书在同类研究著作中较有创见。

过去,由于两岸不同的意识形态极易造成学术研究中的失误,而《乡土与现代——台湾当代小说导论》一书却能够以科学的文艺观为指导,对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小说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从而作出较为客观、充分的判断。在考察台湾小说发展脉流上,注意防止“左”的伪科学的束缚,防止庸俗社会学的干扰,

注重史料,实事求是,避免用社会主义文学标尺机械衡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小说历史,也防止以此时此地的现成模式去套彼时彼地的文学现象,通过客观深入的论述,努力廓清台湾小说三十年的真实面貌。在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分析上,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对现代派作家白先勇、王文兴、七等生的研究就能够言人所未言。

张鸿声

2005年4月20日于郑州大学文学院

前 言

将台湾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纳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应该说,美国是起步比较早的,一些美籍华人学者在此领域做出了不凡的贡献,如夏志清先生、李欧梵先生、欧阳子女士等都有见解独特的专章或专著问世。大陆对台湾文学展开研究,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一些学术力量比较集中的综合性大学先后开设“台湾新文学”、“台湾小说史”、“台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课和选修课。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每年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呈递增的态势。广州、北京、上海、南京、福建等地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创办出《海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台湾研究集刊》、《华文文学》、《港台文学选刊》、《四海》等专门性的学术刊物。目前,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由于政治的原因,台湾和祖国大陆被人为割裂。海水茫茫,家国之梦难圆!然而,台湾和祖国大陆血脉相贯,根叶相连,台湾文学本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祖国母体文化在台湾这个特殊区域的合理延伸。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五十年,1945年光复,又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两极体制对峙的结果,1949年台湾又与大陆隔离了。这是民族的不幸!结束这种不幸,是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神圣职责,也是担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人

义不容辞的义务。因此撰写这部《乡土与现代——台湾当代小说导论》正是抱着炎黄子孙拳拳报国之心,希望借助对台湾文学中的重镇——小说的研究,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为祖国的和平大业做出些许贡献。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高层的亲美政策,美援的逐步到位,使得台湾社会由原来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迅速转型。在此期间,台湾的文化意识复杂多变,社会现象纷繁杂乱,大众心理茫然无措,这一切都完整地表现在台湾50~70年代的小说里面。今天深入研究这三十年前后的台湾小说,可从中洞见台湾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阵痛与优劣得失。

纵览大陆对台湾小说的研究现状,成果斐然,但也有遗憾。学术界出版的专著,在史论上有《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其余还有《台湾新论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等等。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有《港台文学名家名作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白先勇评传》(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林海音评传》、《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前者侧重宏观,后者立足微观,虽各有倚重,却也各自为战。如何把对史的宏观把握与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两相结合起来,则是本书作者几年来思考的问题。但想着容易做着难,等到要把自己的思路化成一个一个的方块字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苦涩。在领导的多次鼓励、鞭策下,在前辈、老师、同学、同事的提携、支持下,我终于硬着头皮,开始了这本《乡土与现代——台湾当代小说导论》的写作。

众所周知,台湾新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当代小说更是其中别具风格的一株奇葩。本书主要论述的是台湾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小说潮流,体例上沿着以

史为经、以重要作家作品为纬的结构体式,纵横交织,以纬显经。在分析作家创作时,也兼而涉及其 70 年代以后的作品。具体说来,在对台湾当代小说的阶段性的把握上,力图将台湾小说置于中国现代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历史的追踪,这部分内容即通过每编的第一章“导论”来体现,使读者对台湾本时期的小说概貌及其主流,有一个较为清晰、客观的认识;同时,在微观方面,又对各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作家,以及每位作家的创作题材、叙事谋略、艺术个性以及经典作品进行诠释与探讨。

关于书名,我几经踌躇,最后决定就用现在的“乡土与现代”吧,倒也能涵盖本书的内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每位作家的创作情况是很复杂的,现代派作家也写出过典型的乡土风味的小说,譬如现代派作家聂华苓,早期也写出过《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也写过《梦回青河》,将其放到 60 年代的小说作家群中论述,只是就作家创作的主导倾向而言。

2005 年 4 月于郑州

第一编

50年代前后的台湾小说主潮

第一章 导论 :省内外作家的乡愁小说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尘埃落定,10月25日,台湾正式结束了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的屈辱历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光复之初,即有一批30年代享誉文坛的资深作家,如许寿裳、台静农、李和林、黎烈文、李霁野等肩负重建和振兴台湾的文化、文学的使命而相继去台。40年代末期,赴台的更有不少战前生活在祖国大陆、战后返台的省籍作家,如张我军、钟理和、林海音等;有随国民政府去台的大陆作家,如梁实秋、杜衡、谢冰莹、胡秋原、陈纪滢等。这三类先后抵台的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把祖国大陆自五四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传统与文学精神带入台湾,使得在日本割据下解放出来的台湾文学,进一步与大陆的新文学传统汇合起来。

然而,光复后的台湾,并非文学艺术的乐园。由于沉重的历史重负,由于孤悬海外的地理环境,又由于“跨越语言”的举步维艰,50年代前后的台湾文学,走过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这里,既有沧桑巨变时的惶恐失语,也有刚刚获得新生的喜悦,既有动荡

年月的沉渣泛起,也有迈过泥泞的动人的风景。就如同一条奔腾曲折的江河,任凭几多中流险阻,难以阻挡她奔泻的天性。

从1945年到1949年,台湾文坛一片沉寂,以致被人称之为“文化沙漠”。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首先是战争的摧残。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把台湾作为战争的后方基地,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洗劫式的掠夺。日本投降前夕,美国空军对台湾又进行了狂轰滥炸,至此,台湾的经济已是命脉垂危。全岛百业萧条,人心惶恐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已成为人们战乱年月的奢侈品,被人们放逐在生存的要义之外。其次是苛政的统治。国民党政权接管台湾以后,就磨刀霍霍,加紧了内战准备,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照台湾经济的发展。加上他们对台湾实施封建官僚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一些官吏借“接收之名”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致使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司法混乱。台湾经济本来就在战争中遭受重创,此时更是雪上加霜,于是终于引发了台湾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危机。到1946年年底,工厂约90%停工,农村大片土地荒芜,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物价飞升。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流行。台湾民众苦不堪言。于是,1947年2月28日,台湾民众发动了起义,但遭到当局血腥的镇压,史称为“二·二八”事件。台湾省籍著名作家杨逵夫妇在事件中被逮捕。出狱后又因发表“和平宣言”而被判处十二年徒刑。这种严酷的苛政统治,使作家失去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也摧毁了他们对台湾当局的期望和信心,更谈不上以自由的心态去从事文学写作。再次是语言的障碍。日本统治台湾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开始到1945年10月,其间经历了五十年的漫长岁月。在这五十年中,他们对台湾推行了“皇民化”教育,提倡乃至强迫台湾民众说日本话,穿日本和服,姓日本姓氏。台湾的中小学校一律要求使用日语教学,报刊大都是日文报刊,以致全岛中文荒废,作家们慢慢都习

惯了用日文写作。而战争结束以后,日文报刊废止,台湾的作家再继续从事创作,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语言障碍。1925年出生的著名作家钟肇政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种艰难的语言转换过程:“首先以日本文构想写草稿,然后译成中文。……在脑子思考的日文直接译作中文,这叫做‘脑译’。最后才能把构想、草稿都用中文表达。到此阶段,才好不容易获得独立的自信。”钟肇政是1951年开始写作生涯的作家,他反映的是50年代初期的情况,光复初期台湾本土作家们的语言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面临着不断被退稿的困境,有的作家也就知难而退了。因此,台湾文坛就出现了“跨越语言的一代”的独特现象。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光复之初的台湾文坛出现了一个艰难的过渡时期。

国民党当局迁居台湾以后,海峡两岸处于一种人为的隔绝状态。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行政院迁台。尔后制定了“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基本国策”和“一二三五”计划,即“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为了配合其政治需要,国民党在文化上也加紧了对全岛的控制。公布了《戒严时期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禁止印行和阅读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中的大量进步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作品都在被禁之列)。因此,自20年代以来在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形成的以反帝爱国、反抗现实为主题的台湾新文学传统被拦腰截断。与此同时,台湾当局通过各种途径加紧反共宣传,在官方扶持下掀起“战斗文艺”运动。所谓“战斗文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歪曲现实生活、颠倒历史是非的“主题先行”的政治产物。政府组织了“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华文艺家协会”和“青年协作协会”,培植“军中作家”,提倡文艺作品的所谓“反共救国”的战斗精神。于是在一片混乱的台湾文坛上,反共的“战斗文艺”作品便纷纷出笼,造成50年代前期反共八股泛滥一时的局面。

正式拉开“战斗文艺”序幕的是孙陵的诗歌《保卫大台湾歌》。诗中写道：“反攻大陆，光复祖国河山”，“杀尽共匪，打倒苏联”。诗作直接配合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的口号，因而发表后得到政府的较高荣誉。其他像《反共进行曲》、《十月的信号》、《哀中国》、《梦中的池沼》、《豆浆车旁》、《我们要回去》、《库什米的忠魂》、《骨髓里的爱情》、《伟大的母亲》、《革命！革命》、《十月，在升旗典礼中流了眼泪》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反共诗歌。这些作品和稍后出现的反共小说一样，由于作者都是先入为主地图解政治概念，在艺术审美的价值方面是很差的。正如50年代后期有人在报上所批评的那样，“只在字面上充满‘战斗热’，在文艺上缺乏‘文艺美’，只因只战斗不文艺，官方用‘推销主义’推行，战斗文艺令人失望”（《岁首说真话》载1958年1月5日台湾《联合报》）。这种被戏称为“反共八股”的战斗文艺作品，随着“反攻复国”的政治神话的破灭，逐渐遭到人们的冷遇。

“战斗文艺”的体裁主要是诗歌和小说。在小说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有《女匪干》、《蓝与黑》、《赤地之恋》、《秧歌》、《荻村传》、《旋风》、《重阳》、《华夏八年》、《近乡情怯》、《荒原》、《幕后》、《莲漪表妹》、《滚滚辽河》等等。其中在台湾被吹捧得最高的是姜贵的《旋风》、王蓝的《蓝与黑》和陈纪滢的《荻村传》。这三位作家均非一般的文学写作者。姜贵和王蓝都是国民党培植出来的“军中作家”。前者曾担任过汤恩伯总部的上校秘书，后者是国民党的军中记者，当过报社总编，赴台后曾任台湾官方文艺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常务理事。而陈纪滢1948年就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东北的接收大员，1949年8月去台湾，长期担任“中国文艺家协会”的主任委员。他们的政治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在小说叙事中所必然坚持的反共立场。小说《旋风》曾一度以《今樛机传》命名，“樛机”本是《神异经》中所记之恶兽，作者以

此来比喻共产党,可见其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小说叙写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19年到1941年,在二十余年的时间流程中,描写山东T城一个小村镇——方镇的一支共产党的武装“旋风”支队里的生活。在这里,共产党人对外与日本人勾结,卖国求荣,打击国军,对内相互倾轧、争斗、陷害、追逐女人,各种罪恶不断发生,导致“旋风”纵队的主要领导——方家叔侄终于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失望中转而暗中反对共产党,但却被自己的亲人告密,遭到了共产党的逮捕。这时主人公方祥干(旋风纵队的总司令)如大梦初醒,终于认识到共产党的将来必如一阵旋风,不管来势多么汹汹,但“终必像旋风般的烟散失败”。

作者自称他这本书“旨在探究共产党何以会在中国兴起”。他认为,中共的兴起,是取法于俄国的结果。而俄国社会则是“大家做工,大家种田,大家吃饭,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有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老婆不如意,马上换掉,更换新的。国家设有幼儿院,孩子养下来,往育儿院一送,你就不用管了,一点也不牵累你!病了,国家设有医院,免费替你医治。老了,国家有养老院,给你养老送终”。共产党成立了,在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阵旋风,他们个个像洪水猛兽,凶残无比,残害百姓。因此,他探究出来的结论竟是共产党虽一时得势,但难保其长。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发展和事实的真相辛辣地嘲讽了姜贵先生的无知与偏见。

尽管当时被裹挟进“战斗文艺”中的作家很多,但是,除了少数的国民党要员是自觉地进行反共写作之外(如姜贵就说是“深感共产党的祸国之痛”而写作反共小说),大多数作家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提倡之下“没有足够的眼光与胆量,来细看清楚错综复杂的形势。所以只好盲目接受政府所宣传的反攻神话”。后随着国民党“反攻复国”的政治神话的彻底破灭,曾经风靡一时的“战斗文艺”也逐渐走向没落。

和“战斗文艺”同时产生而盛行于50年代后期的是“怀乡文学”或叫“乡愁文学”、“回忆文学”。它日后成为台湾文学中最常见的内容之一。1973年,台湾著名评论家何欣曾说:“就题材而论,这二十多年的文学作品有将近一半是具象化的乡愁。由于对家乡和往事固执地怀念,我们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在东方文化中,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最为浓厚和牢固的,所以在文学史上,层出不穷、经久不竭的思乡怀亲之作已经汇成了一条源远流长的精神长河,滋润着海外游子枯寂的心田。国民党撤离大陆时,200多万人上至达官贵妇、下至烟花女子都随之流落到了台湾。开始,他们并无长期定居的思想准备,但随着国民党“复国”神话的破灭,他们开始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老家是回不去了”,“身在异乡为异客”,于是,亲人故旧、家乡山水便成为他们梦境中的主要内容。月是故乡明,思如长流水,故乡宛似歌,往昔犹如梦。于是,乡愁文学也就应运而生。

在50年代,台湾的一些文人墨客,尤其是从大陆去的一批女作家如谢冰莹、张秀亚、林海音、孟瑶、潘琦君、华严等人,大都编织过怀乡的歌,书写过或浓或淡的绵绵乡愁、幽幽离情。以托慰陷于寂寞困厄中的自我与同类。林海音的系列短篇小说《城南旧事》,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作。

此外,还有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的《梦回青河》和孟瑶的《心园》、《美虹》,等等。除了这些直接表现眷恋故土、思乡怀旧的回忆性乡愁小说外,还有一部分“军中作家”,如被台湾文学界称之为“军中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他们既写过一些反共小说,如《荒原》、《狼烟》(司马中原著),《将军与我》、《八二二注》(朱西宁著),《幕后》(段彩华著),但他们也创作出一些比较真实地反映大陆生活和描写村野趣闻的优秀作品。如司马中原的《红丝凤》、《狂风沙》、《路客与刀客》,朱西宁的《狼》、

《铁浆》、《早》、段彩华的《花雕宴》,等等。这些作品在叙事的层面上,作家用对故土的浓浓情思编织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乡野传闻,巧妙地呼应了迁台同胞思乡情感的诉求。在艺术上,由于摆脱了具体的时空限制,故乡的意境创造得空灵缥缈、奇幻幽深,给读者开启出一片丰富瑰丽的想象天地,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如司马中原的皇皇六部“乡野传说”,就不乏这样的精品佳构。在这位男作家的笔下,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往被推回到那遥远的年代,显得古老而飘忽,家乡的背景永远是那片北国荒原,那片雄浑的孕育了古老苦难的茫茫草原,被笼罩在“梦一般的沉寂而震撼山野的哀痛”之中,这里产生了那么多无尽的善与恶、爱与恨对立的故事。作者就是通过这些故事来寓意深刻地抒发民族的忧伤和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正如台湾文学评论家齐邦媛在论及这类作品时曾说,“听乡野故事大抵是过去年代每个儿童应有的经历:‘当听故事的孩子长大了,家乡是个万里外的旧梦。透过怀念的彩网,它们时时侵上心头。在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有力的笔下,‘以艺术的诚恳,在人的基础上,表达我由这些传说获得的纯真的感动’,——这份真诚的感动融化,凝固,成为具象化的乡愁。”(齐邦媛:《司马中原笔下震撼山野的哀痛》,叶维廉编《中国现代作家论》)

怀乡文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艺术工巧。它所表现出的“祖国情怀”是台湾同胞渴望回归故里、叶落归根的文化心理的真实反映。因此上说,怀乡文学是50年代台湾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